





秦襄毅公小像



常空身寒那炙拳門之火根固能排巨浪之春
其泣職也惟勵精以翰蠱其存心也惟瘴惡而
除亮舉旗驅儉狃於天北請劍逐豺狼於廣東
是以宿望老成荷

帝心之簡在而英風義烈流芳譽於無窮也邪

右金陵倪岳贊

爾貌雖翁爾識則童任拙為巧處困猶通膽小
而盛則知懼福薄而貴乃守窮政無異能惟馭
吏以省事戰無奇策皆因人而成功夫何茂著
才猷曾見褒於

天語而素秉公直又簡在乎

帝秉聖名過其實期於道積履躬願學為徒事終日之屹呼老矣其作鄙夫之空空

宣德元年時先祖任廣平府肥鄉縣學教諭予考
悅妣朱氏隨任予於是年十月二十九日亥時
生於官廨妣朱氏於是夜夢雷雨大作見二物
蜿蜒攀窓內窺頭角如麟目光如電回而驚覺
分挽

宣德二年至三年予生三歲猶未能言五年六年
猶隨任

宣德七年先祖解官隨同回家予已七歲矣貌雖
若駮而陰有其志每見上官經過心竊自謂待
年長亦當如此見書便愛有紙便寫無紙則畫
沙為字人頗奇之

宣德八年九年十年正統元年猶在祖家黃堆店
住予年八九至十一歲時頑惰不做營生父兄
皆不悅

正統一年予年十二是年祖考故有從兄名經者
克弟子負學成亦於是年故本學教官姓孔名
昭者與予祖曾為同僚謂予仲父福曰爾以詩
禮名家何故不令子孫讀書仲父福歸與先考
商議欲遣予入學先考曰父祖世享官祿今為
子孫者當與

朝廷應辦糧差以圖補報若更遣子入學影射門
戶是重得罪於天也况此子頑惰豈成材人乎
仲父回以是意達之教官曰令兄如此存心有

天理人也子孫必當貴顯是年十月間仲父曰
孔先生誕辰命予攜盒往賀孔指予問此誰家
子仲父對曰此即所謂頑惰者時在坐又有孫
忠先生者善風鑒熟視良久乃曰此兒骨相大
貴便送讀書仲父歸語先考猶執前議仲父於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強遣入學初讀孝經小
學

正統三年予年十三讀大學中庸

正統四年予年十四讀論語孟子

正統五年予年十五四書已讀過以家傳初習書

經是年曰教官去任予曰缺乏供給棄學回家
正統六年予年十六歲猶家居曰同學長友半瑯

中鄉舉予聞之哭而不食者二日惟恨不得讀書先考雖憫予之志但時值凶荒姑欲少待

正統七年予年十七歲新除教諭河南鄆城人姓沈名翔者見予筆跡而異之問是何人所書或以予對沈曰此子何往或告以棄學之故沈曰可惜適見所書文章二三十篇不落一字此必有過人之資遂謀諸縣尹攝予復學沈先生憐予貧苦免其束脩仍令改讀所業詩經表伯教諭張文鐸先生曰予改經面責予曰舅家書經連我四輩矣汝何為背祖改經予曰小姪還要連五經通讀伯曰有志有志予感沈先生教愛發奮刻苦每日散學同學都在大街搖擺予獨

從僻巷中携書且讀且行及到家置書案上口喫飯眼看書夜間竊學為文未幾為同窓所覺倡言某不識羞學做文章予任其詆笑益加勉進嘗見沈先生但飲酒後諸生有犯學規皆蒙寬恕予謂此事可法是年四月間予曰枵腹沉困就在本學帝君廟前槐樹下睡卧時將一更夢一官人衣冠俊偉與予藥水一椀視之水面光浮星月飲之而覺自是讀書日進

正統八年予年十八歲沈先生每月考試同學百餘人皆謬取予為第一以致同學嫉妬陽則謗言陰則謀害時姑夫濟寧閻景聲名達人也恐予驕惰極言訓戒你在這小處原為超群若到

郡省叢林中只怕數不着你了若是自足豈能有成勉之勉之予服膺勿忘

正統九年予年十九歲例當開科沈先生欲令看場為老生所梗

正統十年予二十一年予二十一俱在學沈以予學將有成益加策勵鄉人多為相攸予以未遂其志皆辭之

正統十二年予年二十二四月始聘同學老友劉彥昭女是年開科時本學分兩齋予隸東齋其西齋訓導南通州戴瑾險妬人也知予必中乃語西齋諸生云若秦某中我西齋不中你回來都打一百以致隸西齋者皆啓謀心欲使不得

赴試無釁可指乃誣予毀罵學官事上兗州府累及於父叔兄與隸西齋者繫獄事白赴試沿路隸西齋者又陰謀不善得同齋霍時舉漏言予明行早宿幸得達省揭曉予叨中二十三名而西齋無一中者予得捷回鄉親皆勸畢姻予志有在而不肯從是年十二月赴京往年舉人先賂縣官然後乃得厚贖時縣丞滄州呂熊曰予無賂又陰聽戴瑾主使賓興盤纏比往年十不及一予自知命合受貧不為干託

正統十三年予年二十三會試中一榜不願就職入監讀書時孤身片飲食皆館人代炊雖貧苦無聊而講讀不輟一日有陳助教曰罵同班舉

人趙章乃詐言陳助教罵我衆人予將辯之適有同年東平州舉人梁廷賓竊語之曰國學不

是你尚氣處休信人搆撥予深聽其言
正統十四年予年二十四是年八月放依親予猶在京讀書時已停月糧貧窶尤甚每月裁節止用銀六錢以易薪米僅得延命而已

景泰元年予年二十五是年四月方回原籍以縣官慢儒予一見罷就回黃堆社閉門讀書竟不復見十二月赴京自備及稱貸盤纏止得銀七兩行至濟寧聞姑夫又謂予曰山東雖僥倖亦是短中取長今到京又與天下英才角藝若不中進士徒讀了一場書勉之予拜辭北去是月

二十七日過德州時三寒河凍斷在西岸旅宿

夜夢河開予入河取魚見深淵下一龍奮躍而起予甚恐不得已平攀龍背身騎龍項又見河

邊一人強米爭鬪龍項一龍龍騰飛起少刻予在山頂高處立其龍與爭騎者不知何往

景泰二年予年二十六會試主考江侍郎欲定予為第一曰三事爭論六以兵匪為詩經第一卷

予為第二卷殿試中三甲第人聞之皆喜且戲曰予中進士莫非用錢買乎是年三月間送

都察院會書同刑八月奏

非回家畢姻闈姑夫就在巨縣守令三弟親近姑夫知予性偏每加頰挫曰予在京卿相名尚

謙和似你這等傲氣便做箇清官也擠出來了
姑夫千言萬語皆如對病之藥此特記其一二
爾予勉為克治以至終身是年十月二十五日
迎劉氏成婚

景泰二年壬午年二月十七日是午四月回京九月十三
日考中廷吏部除南京山西道御史閏九月初
三日在地名趙窩生長男畊十月到任凡同僚
有罵按屬為賊者予報為誅止或問其故予
曰彼廉者而加此污名固人心所不服雖令其者
而亦以此名則人將安於無恥矣

景泰四年壬午年二月十八日為御史難奉職志公何天
惡太甚曰南京守備中軍都督趙瑄

予同十三道劾奏奉

旨趙倫不必拏問降指揮同知柳州衛帶俸差操

景泰五年予年二十九是年南京通政司參議丁
澄總督糧儲懷姦弄法予同十三道劾奏就將
丁澄拏送南京刑部問擬追奪

勅書發落是年司牧局內官傅鎖兒侵欺錢糧被本
局軍人劉晏保等告發予勘實叅奏其詞略云
傅鎖兒隨帶母妻男婦等人六十餘眾私養馬
牛猪羊等畜八百餘多以致侵用料豆一萬餘
石細草二萬餘包其寄頓於鄰局軍民李煥等
二十一家見在豆二萬石草一萬包又欲待價
轉賣與人以圖取利肥己似此大肆侵盜法所

難容奉

旨拿送南京都察院問擬監守自盜斬罪覆奏奉
旨傳鎖兒依律便決了着南京內官內使看樣再不
必覆奏此後權豪斂手予鋤治益銳同僚句容
張仲書永新劉叔榮祥符岳文璣皆勸予少露
鋒鏗予曰勢不容已三人又言如此恐有後悔
予曰御史自我得之自我捐之何悔之有

景泰六年予年三十是年五月南京大理寺少卿

廖莊回建言大怫

上意同僚御史與廖有隙者欲乘機劾之予謂廖之
素行固公論所不容但彼回建言禍在不測今
若劾之廖固不知其死所予輩亦恐有迎合之

譏由是事得蹊八月妻劉夫人故九月南京戶
部尚書沈翼被本部主事李永寧許奏違法事
情內止一事聽從囑託改撥倉糧是實南京十
三道議欲彈劾予以沈素行公廉雖有小過尤
當掩覆為

朝廷愛惜人材共事亦寢十月間回

朝廷差太監四人自來南直隸採辦翠毛魚枕等物
予以歲數人貧同十三道奏奉

聖旨這御史每說的是救災恤患不得不這等行就
將太監取回小民雖蒙其福而內臣皆結為讎
回而中傷降為湖廣沅陵縣北容驛驛丞時都
堂軒公雖上章為予分辯其本密中不出同僚

皆為予抱不平乃謂予曰足下何以處此官乎
予曰事上結下素位而行神節守廉誓死不改
然予亦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同僚雖許其
寵辱不驚亦有疑其事出勉強臨行契友黃經
憲贈詩云驄馬群中獨妙齡爬癢剔毒志澄清
霜蹄暫蹶名尤顯士論無虧去亦榮真謂設教
施利器相如還見返連城孤忠耿耿宜珍重徵
詔終歸萬里明贈者多茲其一爾黃經憲名錫
鎮江人

景泰七年予年三十一正月間始達北容於解內
構茅屋三間題其扁曰安遇軒幸得路避事簡
予日讀五經諸史以益未能迨日將夕泛舟江

許以漁釣為樂又於軒前題寫左云處困而亨
右云有言不信常自警省鄉人以予謫官來唁
先考皆云不幸先考云諸親以為不幸我則以
為大幸也易云童牛之牯此子性劣自幼失教
我之過也今幸遭此頓挫漸得調馴庶免僨轅
而破犁矣或者天將庸玉於成乎予寄詩與南
臺諸友云幾磴烟村傍水涯驛亭喜得遠繁華
閑穿洞口尋鍾乳悶向江頭看蓼花葛粉熟時
堪代飯釣船到處卽為家洪喬賢矣非知命咄
咄書空祗自嗟其友皆曰彼適意山水若將終
身不意年少性剛乃能如此皆和以慰之黃經
憲詩云吏隱湘江樂未涯絕勝冠蓋走京華閑

依碧樹聽啼鳥靜對清樽數落花道在不妨淹
草莽時來終見顯邦家高懷最是人難及處變
何曾一怨嗟一日適與會溪巡檢王克明相逢
詢其鄉貫王乃徐州沛縣人叙話間王恐予不
安乃勸云以足下年妙才高非久於人下者惟
當始終一節順處以待之若有不安徒為自累
予聞而重之

景泰八年予年三十二猶在北容徜徉山水是年

四月間辰州府守謂予曰今

朝廷求賢凡屈在下僚者許省郡薦舉足下無憂
也彼為此言其意欲致予請求予以事虧直道
竟不往彼亦寢其事是年

上皇復辟改元天順八月間調陞保定府雄縣知縣

至是乃知升沉有命彼枉道求人者徒為失已
然予為御史時量福不能容人且志在躡進自
謂取高官如拾芥由此一降器量漸宏去就漸
輕識趨漸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
為無意也先儒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者豈
我欺哉時王巡檢公先年已卒於任聞其有女
且賢予追感規教之言遂令媒妁聘為繼室予
就同回原籍十月二十日服滿迎娶成婚

天順二年予年三十三是年五月初一日予到雄

縣管事以有司職在敬神恤民御吏而民以財
為命乃為裁省浮費雖民應出辦者亦多措置

於湏知手本內查出未納供用顏料三十七起
計用銀四百餘兩予以民貧賦重欲待收成而
上司逼催急於星火不得已勸借富民辦納取
完予謂既名勸借若不給還是失信也又不忍
害民日夜計慮詢知本縣慶豐等處湖泊多產
蒲草七月間令聽候夫輪班採打起倩民船載
去直沽賣錢俱陪還訖雄縣稅課例聽本縣支
銷以給官吏師生俸錢前官曰受巡攔賄賂按
月課程止勾俸錢餘皆巡攔侵用予量為減稅
商旅雲集而來每月收錢三四萬除扣勾俸錢
外其餘封記令幕官收掌遇祭祀鄉飲科貢及
工部坐沙顏料估支買辦事完民多不知至於

事神務極誠潔凡行事惟任理而不任情治民
惟用絜矩二字御史惟用易大畜積豕之牙一
爻至於刑罰一以欽恤為主時有一幕官乃奸
胥也心在貪賂以予作梗尋隙無由曰兵部行
下收議和錢買馬彼私自喜曰好了好了意以
事有可誣也予乃立規分置二簿凡遇收支於
簿內前開錢數後列官銜令各官於姓下親寫
一知字又凡動支馬價先令佐貳首領同行頭
估計過然後呈稟予乃從公量減及將庫門鎖
鑰專令幕官收掌其人計窮乃復嘆曰別無路
了縣有政群首惡鄧廣以其健訟前官皆束手
聽其所為予到任被害者告發拘繫邑人皆謂

使鄧廣生得出獄必不利於縣官予曰好生惡
死人心所同彼罪不至死而致之死是豈為民
父母之道乎但坐以本等罪名使彼果能陷予
重不過罷職而已若害彼性命保我前程決不
忍為也鄧乃生出遂感化為良民頑潑者各隨
情犯輕重懲治期於改化而後已或飲酒後以
沈者先生為法民有違犯輕者即時放免重者
省候次日發落由是部民愛之如父母鄰境之
人鷄犬不寧而惟縣宴然無事里甲舊有分頭
錢每年上戶用銀二十餘兩予在雄十一箇月
分文不用三次禱雨皆不崇朝而降是年忠國
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許予為知府

予不從人皆尤予不通曾未一載石亨事敗出
其門者皆坐嚴譴人始知予有定見也

天順三年予年三十四有京差捕獵內臣侵漁害
民予執法禁革彼乃誣予抗拒

朝廷奏繫御史獄時

天威震怒禍在不測幸而雄民詣

關奏保及擊登聞鼓前後代訴者五千餘人

天意方回然猶調除陝西延安府葭州府谷縣順路
回家是年九月初七日生第二男旬十一月到
任予敬神恤民御史如在雄縣緣府谷乃極邊
戎馬之地內臣擠予於此意欲陷之死也予未
到時達賊連年侵擾民不安生為縣官者惴惴

焉朝不保暮及予在任戍鼓不鳴民出境外一
百里任意耕獵且又事簡民淳予日與將官講
說兵法計料虜情此外不過溫習舊書而已然
亦不敢鄙夷其民脩學廟以興文教築城堡以
嚴邊防

天順四年予年三十五五年予年三十六六年予
三十七七年予三十八俱在府谷管事時或下
鄉戴白之民頂香斗跪迎道旁亦有請留飲食
者予與部民情猶父子亦不拒却民愈親愛里
甲公用錢每人一年上戶不過二錢告旱十一
次隨禱隨雨惟二次遲五七日

天順八年予年三十九是年八月巡撫都御史羅

山徐公廷璋行部時葭州缺知州本州并屬縣
人民連名具狀保予堪任知州事聞

上可其奏是年十月葭州到任管事予敬神恤民御
吏皆准前法釋冤濫寬租賦五七日不用鞭朴
同僚退有後言曰若此行事葭州錢糧何時可
了予聞而笑之是年十一月冬至僚屬賀節佐
俸舉杯相告曰太守誠為寬厚長者但不打人
恐錢糧難辦予反訐之曰某曾聞本州官打人
常至二三百棍有諸皆曰有之予曰既如此緣
何拖欠稅糧彼皆無言可答予曰本州負稅事
有所由正當徵收時月吏書兵隸投拖催糧惟
事求取民既納賂得有所挾因而遷延遲誤是

豈獨民之罪哉况此時年荒民飢若再加刑催徵非死則逃爾予自有處置不以累諸公也特在坐致仕官數輩皆為泣下出而語諸人曰吾郡何幸得此好官也至是予到葭州未兩月而府谷以虜情告急已十八次矣予之得天幸者如此

成化元年予年四十是年二月初十日告諭官吏里老齋沐欲以十三日祈雨俄有父老百餘人詣治告曰本州邊地苦寒每年直到三月盡四月初纔有雨若此時祈雨徒為勞心予曰天道焉可知也至期行香焚檄十五十六十七連雨三日四郊遍沾民心大悅予乃發倉賑貸日

民子種通借牛犂三月二十間禾苗茫茫予知民有盼望乃攝其負租戶長詢其負者皆下門也勸令本戶上門量為攤納民皆喜曰官府十來日不動鞭杖我民何敢不輸納乎由是爭先趨事舊糧皆完四月間麥苗將黃予乃選奉公當老人催徵佐倅曰不遂私皆曰往年州官催糧尚不肯納如今但用老人不知這糧幾時催得起予曰設或誤事罪在知州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六月初三日告繳通關佐倅皆服其能在葭七箇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禱雨四次多不過一二日大雨如注葭州山高土薄三日無雨則苗稿矣予或承上司差遣出境公

幹民以為憂偶聞將回則皆喜曰雨來也時徐公廷璋回事去任王忠肅公掌吏部意欲以予代之兵部馬尚書昂以越格沮止又有巡撫延綏都堂盧公祥欲薦予為僉事議未行而巡撫陝西都堂項公忠以秦州人民健訟逐年糧草不完謂予才堪治繁奏調秦州盧都堂與葭民連章保留不允是年八月十八日予離葭州九月初二日達賊犯葭州逼近城北三里地名第一峯是又一天幸也項與二司雖喜保准但以秦州難治恐予不勝其任是年九月初九日道經西安回參見項都堂謂予曰秦人難治皆以刁民作梗尔到有放刁者便打死申來予不應

項問其故予曰刁民人皆可惡所惡不同上司於刁民則惡其害人州縣官於刁民則惡其害已今州縣官才幹者欲除刁民以彰能聲貪污者欲除刁民以遂私意但患御之無道爾苟御之有道刁民將化為良民若將刁民打死反使貪官得誅云項笑而不言又詣按察司參見時憲長李俊素見愛重留飲間李云秦州人最刁未免勞心坐問間又有憲副郭紀云他處放刁告誑官秦州放刁告誑廉官李云反常可怪也即予而問其故予始辭以不知固問之予曰此等廉官恐非真廉官李云只是不貪便罷何必又論真與不真予曰有等官員本心要貪回為刁民所

制不遂貪心乃逞毒心生事搜求民有犯者動輒置之死地貪官固不足道但既受人財有事猶肯將就廉官務欲害人性命所以刁民不告貪官而告廉官由此故也李樹掌大喜曰足下處心如此何異及秦州之不治乎是年十月到任敬神恤民御事皆准前法州人大悅秦俗强悍前官勾攝民動差一二十人予但寄票民皆依期而來或有拒頑不來者始令甲首勾取到時將所論事剖斷明白然後量力罰差自是號令風行不復敢有違者本州敗群之民名強政者曰被害人告發予拘問坐以雜犯死罪告者曰猶有本犯妻女未蒙拘來予曰狀內雖有妻女

止是干連之人况律有明條婦人犯罪罪坐本夫尔必欲使我拘取到官辱彼妻孥喪彼廉耻尔固得以快其仇心其不累我之風化乎強出而語人曰太守真父母也由是同類刁民皆感化為良民予皆以良民待之亦不追咎既往拖欠三年糧草未一年皆完盜賊與健訟者斂跡秦安縣民陳經秦州衛軍高榮各曰按察司鄭副使枉問死罪奏訴冤枉刑部行陝西布政司委鞏昌府温通判勘問温畏鄭副使乃依成案回達二人又奏行布政司委予勘問温密告予曰寧苦他莫苦我若要與他辯惹得鄭副使怪了便有禍來予意古人於應死者尚與求生今

二人罪不至死而坐以死其如天理何予寧受
禍不忍枉人也即與辯明二報准擬由是二人
得生鄭副使聞之語人曰我問的囚他敢辯出
去好官好官然亦可見鄭公不以私情而廢公
道也頃公聞之喜曰奏州今得人矣遂有意薦
用二次禱雨不過一二日之間沛然沾足里甲
公用錢上戶一年不過銀二錢秦州有囉哩戶
乃回回之別種也漢人嫌其非類不與通婚姐
彼乃自相嫁娶有以兄弟而娶姊妹者有以姑
姨而配姪甥者最為可醜予訪得鄰邑清水秦
安等縣亦有囉哩乃移文各縣知會使彼處囉
哩與秦州囉哩有男女者共為婚姻彼乃喜曰

吾輩今得免為狗彘矣秦俗尚鬼每年清明官
舍軍民各辦花山喪儀費用不下二四兩臨
期於城壕內拾取死囚骨殖棺斂令俊秀子弟
裝扮諸色優戲又令丐者斬衣哭踊如送親喪
皆言若不如是則厲鬼降禍予以為非嚴為禁
止民猶退有後言予復諭之曰掩骼之事固亦
仁者所為但收而瘞之不使暴露於天地間可
也今尔民遇節棄祖墳而不拜掃却妄費財物
誦事厲鬼豈不信邪而虧孝乎使厲鬼果能為
禍予願以身當之由是民皆感悟此風遂息秦
州每年徵運邊糧前任官吏畏避上司比較預
申虛文云已收完差部運老人某或大戶某管

領前赴原定倉分去訖却乃從緩催徵多不及
半部運者留難二三年遇例將納過之數截取
通關此非部運者之罪也有一險惡上司因怪
秦民放刁查出部運六十餘人誣以侵用之罪
繫獄受刑啣冤待死予為申救發回本州羈管
仍將欠糧人戶審實各令採辦土產山貨仍令
各人管領送納不久皆完被誣者皆得全活而
負欠者亦不傷財前項上司不得逞讎反謂予
為姑息噫予豈煦煦婦人之仁哉又巡撫甘州
都御史徐公廷璋發下戰車式樣仰本州依式
成造八百輛每輛估定價銀十兩不許多科予
恐害民乃召車匠八十八人每人撥與夫二名於

附近南山內採堅韌五角木每匠十輛約以匠
戶全免邊糧人夫皆免一半准作顧直人皆樂
從三箇月工完

成化二年予年四十一是年八月十八日生第三
男嘆十一月二十一日聞母喪奔回秦州人具
本赴京及陝西巡撫巡按二司奏保奪情以新
例不允到家未久土達滿四作耗秦州大被驚
擾是又一天幸也

成化三年予年四十二成化四年予年四十三猶
守制三年間室空四壁幸得諸親相助強延至
服闋起復到京而秦人已進三本保挽矣吏部
以秦州見有知州不准秦州人日哭於東拱辰

門吏部不得已將見任者奏調別州仍授予秦州郭定襄伯贈行詩云早登金榜列儒紳誰不爭先睹鳳麟曾以霜威消瘴癘還將和氣布陽春廟堂正擬徵黃霸父老俄聞借寇恂不獨兒童騎竹待郊原草木亦忻忻

成化五年予年四十四是年八月十五日出京秦人聞予復任皆舉首加額惟郭判官嗔怒盡將保者家屬拘禁且言只他是好官予聞之一笑而已是年十一月到任管事敬神恤民御史俱准舊

成化六年予年四十五五月間郭判官曰放僨運軍糧盜出米十二石寄在伊馬夫家州人以郭

判官與予曾有違言唆令民人李韶赴州口告予言這糧是我多派出的以備不敷如何說是他偷來乃與設為笑出多餘之數令郭判官移文本州將糧還倉訖其人畢竟無詞州人皆服其量十月十五日吏部差王府舍人李玉賈馬陞鞏昌府知府十一月二十七日鞏昌到任敬神恤民御史俱准前法但於所屬州縣以六事課殿最而行勸懲祈雪一次翌日約降七分不能沾足

成化七年予年四十六政令纔行屬民翹首望治是年三月初十日聞父喪十四日生第四男晁予奔喪回家僅三月達賊攻圍鞏昌民被屠掠

又是一天幸也

成化八年予年四十七成化九年予年四十八是年十月服闋吏部差人送西安府文憑到家予奉檄西行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安府到任管事治民御史事神皆准前法但西安府附郭三司百責攸萃予勵精勤慎所屬官吏習成頑慢予督之以嚴事無廢墜然自前至今凡遇飲酒雖有非理相干全不介意蓋習與性成矣

成化十年予年四十九是年八月十一日秦畊生一子名學易時馬都堂以西安城內地大人繁柴米騰貴照依便宜事例案行布按二司并西安府咸長二縣各官名下馬夫按月貼供柴米

予意昔任州縣雖馬夫果菜猶不曾受况柴米乎同鄉周理問密語予曰馬夫柴米如何不受予恐違衆誑言受之矣翌日周又堅叩其故予與周素相契厚乃言馬夫柴米且莫問受與不受只論當受不當受周曰既有巡撫明文有何不當受予曰雖有巡撫明文若事發巡按處彼但知有法律而不知有便宜也周猶不以為然未幾理問所楊案牘被馬夫告發巡按問斷為民去訖周始以予言為然是年十月馬都堂案驗定擬馬夫貼備大朝官馬草料銀三十兩予不忍損民止令共出銀九兩回還仍剩四兩二錢退與各人分領訖

成化十一年予年五十歲是年正月朝覲吏部謬
推予為天下知府第一正月二十七日陞陝西
右叅政奉

勅總督糧儲無理屯種予巡行督徵不憚勞苦無理
別事如脩饒家等處城堡俱在極邊又以巡撫
丁都堂奏准僱運糧料草束三百餘萬予謂賊
未見侵而民已受害今沿邊糧料猶勾一年支
用姑為停運如果賊來然後行之未晚既而賊
竟不來民亦免運

成化十二年予年五十一猶任叅政

成化十三年予年五十二猶任叅政曰征西番予
督運糧儲時巡撫余都堂令予領兵三千分攻

栗林簇四月十七日晚行至地名三十里店彼
處有閔王廟予焚香禱告云西番與予輩固有
華夷之分然稟氣受形亦皆人類使此賊積惡
慘烈天理當誅望神默助使我一戰而勝倘賊
惡未除望神使彼知覺遁藏予願無功而還若
妄欲貪功神其禍之禱畢又行夜將四鼓距本
簇十八里山險無路予與軍士緣木裹毡而下
前登一山僅四里林箐泥淖尤為難行自卯至
巳始達山巔又步行十餘里始迫賊巢時天大
霧咫尺莫辯人皆以為神助予分兵三正三奇
勒陣以待聲震山谷賊始知軍到少刻霧收彼
乃出陣予下令放火箭以焚室廬布傍牌以遮

矢石齊力向前賊敗就陣斬首五十餘顆生擒三十餘人幼小男女不在此數軍旋獻捷陞俸一級事竣回司自愧伴食省堂曾無少補浩然有歸志不意是年八月十八日

欽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兵備兼巡撫山西九月到地方予以都御史責在揚清激濁除害安民彼布按二司濫設馬夫皂隸習以為常予嚴為禁革都指揮周瑛操行不謹右布政張賓姦貪不法予皆劾退操練軍馬創築利民神池二堡墻厚五丈高二丈九尺皆可保障百年重建代州文廟皆用翠琉璃瓦蓋太原府城樓損壞年久予易舊為新人不告勞而工

就緒凡王府平口一應無名索倩並皆停罷

成化十四年予年五十三是年訪得平陽五州民兵二萬丁名為脩守鴈門關十八隘口其實皆與鎮守官納錢以一人十兩為率并支費月糧一年不下銀二十餘萬兩以致民力困耗邊備廢弛予為奏放各回本處操守另起近邊代崞等五州縣人夫三千名分為三班代工一班一千一月人各做工十日其代崞等處一應雜辦却令平陽等處代辦近邊者雖不免用力然以其分番不妨生理腹裏者雖不免用錢然比之往年費用十已減其七八民兩便之脩完鴈門關十八隘口大口四處墻厚十丈小口十一處

墻厚六丈並高三丈甃以磚石

成化十五年予年五十四是年修偏頭關邊塹一百七十餘里石甃本關城二面時或曰公回山西旱而必雨人皆異之

成化十六年予年五十五猶巡撫山西有分守都指揮支玉謀報達賊三十餘騎近邊往來支欲出勦予以貪功啓釁不可而止時閻姑夫回來任所見予行事喜曰你如今別是一樣人了予曰此皆姑夫教誨之力也其年又以王府軍校害人汾潞二州尤甚予為奏請

勅書禁制分封潞州者頗知忌憚惟汾州終不悛改予皆量其罪而處以法曰囚犯在監疫死支玉

恨予沮其前謀乃密與王交通誣予故勘逮繫於獄予志在與民除害略無怨尤山西軍民赴京代訴者前後一萬餘人繼而勘官覆奏

朝廷惡王容姦妄奏王與將軍共十二位九位革減祿米三位降為庶人生事軍校皆打一百發克邊軍予復職十月十七日都察院到任十一月二十日三年考滿調予巡撫河南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地方汾州人以予為民除害立祠於文廟之旁予自任御史至知府叅政皆冀得到河南以報沈先生之忌終不如願至此乃得巡撫河南藩府三司皆畏法斂蹤予不動聲色而地方宴然

成化十七年予年五十六是年三月十一日親到
鄆城沈先生墳上祭掃就與先生豎立坊牌是
月十八日奉

勅調予巡撫宣府蓋宣府乃北門重鎮簡在慎選故
也臨行河南軍民挽留者哭聲震野四月十七
日便道過家祭祖五月十八日北行六月初六
日到宣府予以巡邊憲臣責在撫軍禦寇是月
初七日萬全右衛以邊情告急予與總兵官周
玉領軍一萬飛馳策應賊見官軍即退周欲出
追予以賊不戰而退必有姦謀遂整軍而還次
日諜報賊有伏兵二萬餘騎在野狐嶺外深谷
中使其出追適墮其計至比然後乃知昔年調

府谷料度虜情天意誠有在也

成化十八年予年五十七猶在宣府城南有羊河
冬月人皆病涉予脩石橋十五空以便往來城
中原無鐘樓予措置甃植高臺一座上起三簷
樓一座鑄銅鍾一萬二千斤創蓋行臺衙門一
所為正堂廊房廡宇共一百餘間又築墩臺三
十餘座備慮周密或問邊人兇頑何以制之予
曰處邊人當取其驍勇敢戰恕其兇頑無知蓋
惟其兇頑故能戰使軍皆能戰戰而必勝則夷
虜畏而地方安矣所重在此故或有小過不可
盡法也是年

欽賜誥命追贈先考為僉都御史先妣為恭人妻劉

氏贈恭人王氏封恭人

成化十九年予年五十八是年七月總兵副總兵遊擊皆調去大同截殺予獨領軍五千在柴溝堡防守謀報達賊三十餘騎圍渡口堡予訪得堡內人畜不多今乃被圍此必賊欲分掠懷安故設此策以綴我軍使不敢動爾是夜差垂覺夜不收潛到渡口堡見得賊已合圍而去就將堡內人畜拘入柴溝予領前項官軍星趨懷安次日晚在長良山遇賊約有四千予令官軍下馬各持短兵勒陣以待賊不敢戰迨夜各收隊下營予乘夜分設疑兵四處每處給與三砲依蔽山林約至天明聽大營砲響接放就與柴揚

塵天明與賊交鋒至辰時勝負未決連放三砲四處隨即接放俄而灰塵漲天賊驚走追斬首級一十七顆奪獲達馬二百二十一疋獻捷陞左僉都御史加賞銀二十兩表裏四件後至柳樹屯戰斬獲賊級五顆奪獲達馬五十四疋捷報又賜

勅書獎勵征進十一次惟前二次遇賊雖不大勝然我軍一矢不遺其九次賊見軍來即退予在宣府三年半相知者以予久滯邊方又見他巡撫陞擢迅速勸予由捷徑以進予笑而不應蓋知有命存焉

成化二十年予年五十九是年六月初五日第三

子嘆病故十一月二十一日

欽陞戶部右侍郎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予以戶部責
在養民時值山西陝西河南飢荒人民相食予
為贊襄調度賑濟日不暇給一日壽光劉閣老
邀予與尹天官以同鄉會劉曰謬稱予之政聲
詢其施設予曰某未嘗無過但能知己之過某
本無所長但知用人之長尹曰此宰相之度也
是年梁廷賓以副使丁憂服滿到京予於尹天
官處極力薦之尹雖不從梁以予為德回來相
謝予曰所以薦吾兄者以報四十年前監中規
教之言也

成化二十一年予年六十猶在戶部是年德府奏

討濟寧州南莊湖山東省臣勘奏令本府自備
船隻採取菱藕魚鰕之類予以近湖千萬家皆
賴此湖養贍若許王府則軍民不得入矣乃為
覆奏奉

聖旨既礙運河罷

成化二十二年予年六十一是年三月妻王恭人

故五月內冰人親識林英以鄰居留守後衛指
揮楊弘遠處子最賢且聞其家女適人者夫死
永不再醮予欲求聘令林妻郭氏通言其家慎
於相攸郭雖頻往但云以待延至七月十五日
郭再往求始許之已納聘財是月內兵部尚書
余子俊建言天下軍衛每百戶有司每里長各

徵措置糧二千石予謂今各處奏報災傷雖賑濟猶不聊生若再勸徵軍民不死則逃爾時閣老萬安乃余尚書之姻家也回與辯論萬安力主余之說為是予堅執不從事聞于

上乃主予之說為是由是萬深仇之回泰山震搖萬安與法官李汝省通謀要黜退山東人為京官者以應此變乃嗾六科十三道劾予奔競求陞時十三道知予素行不肯論列乃令御史史簡徃返與六科辯說六科云非不知公道有在但老萬權傾滿朝今切齒於秦若弗其意彼必遷怒於我輩也以此章遂上吏部擬降雲南叅政萬安乃改廣西蓋祖秦州崖州之故智也都成

士論喧囂皆為予抱不平交游來唁者但長吁而已皆畏萬先生不敢言予聞命即令郭氏與楊家語以停婚之故楊堅執前議不從卜八月二十三日迎娶二十五日領憑二十六日遂行本部十三司官送出都門臨別予語蜀人劉郎中曰相煩足下為我謝萬先生餘皆回惟馮陳二郎中以里閭之故又送至深溝寺馮曰鄉尊為萬先生讎害何乃反致謝乎予曰升沉命也今日雖被他害向後還有得他力處二郎中皆不喻其意大抵萬之見怒為與親家報仇予之得罪為與蒼生造福以天理斷之萬必不久於朝萬去予必起矣

成化二十三年予年六十二正月廣西到任予以
年老失途况藩佐事簡不過御杯為樂而已曰
自述懷云休嗟飄泊在天邊且趁時光度眼前
地秀那同凡世界官閑真是散神仙春嫌花鳥
牽吟興曉厭松風聒醉眠踈懶竟能成底事幾
回猶夢聽朝宣廣西二司并郡縣官下馬夫遊
年買馬喫累前任巡撫定擬馬夫十家每年共
出銀六十兩相沿年久五月桂林羅知府送馬
夫銀六十兩予仍令領回聽候取用七月間委
予進表乃移文本司行仰桂林府將前項馬夫
銀兩徑發全州買料造船撐駕赴京回日仍克
官用本司轉呈巡按處准擬九月造完十月開

北行初意事畢回家不復仕矣

弘治元年予年六十三是年正月初九日行至東

昌聞陞福建左布政閏正月二十七日到京二

月初七日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

陽等處地方三月二十日順路到家祭祖并外

祖朱原信妻父劉彥昭二十五日起程二十九

日過沛縣祭繼妻父王克明四月初十日到淮

安往年漕運官軍通同借債曰而侵分總其事

者為之分攤別衛代償以致奸貪得計而借者

愈多予革其弊借者始少八月間督運到京劉

尚書岌謁予於客邸劉曰宿州守萬本與萬先

生非一家也予曰鈞意恐予以萬先生之故而

逞仇於萬本且萬本儘是好官就是萬先生子姪猶當扶持况非一家乎劉曰大人君子其量有如是夫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子畹故

弘治二年予年六十四是年三月初六日陞右都

御史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到卽行十一日到瓜洲弟南京太僕卿崇壽書且言聞說兩廣事繁又自都指揮而下聽兄專殺權重如此在兄處之必有其道予回書曰事繁當以無事處之權重當以無權處之如斯而已然自弘治元年至二年一年而官三轉是萬先生屈之乃所以伸之非得其力而何六月初十日到地方奉

勅旨准審辯兩廣重囚內一百六十九名事可矜疑奏奉

得罪於權門不恤也八月二十四日以總兵官

安遠侯柳景貪殘不法交通外夷予指實劾奏

其詞云柳景侵收官鹽餘價逼取指揮等官徐

政等銀共二萬三千餘兩及令軍人吳興富等

以硫黃硝磺載去交趾易買胡椒蘇木受要叛

逆土官岑欽金銀見有柳景回謝私書為証又

以千戶余剛潘郁上班日無見面錢俱被挾仇

打死恣貪狼如豺狼視人命如螻蟻十二月初

八日

朝廷差人將柳景取回勘問軍民商賈歡聲如雷

或謂予曰柳景根深勢大恐被反誣予謂若與兩廣除此豺狼就罷職固所願也十二月十五日予領軍征叛逆土官岑欽

弘治三年予年六十五是年正月初十日軍到南寧府是月二十八日到慕化驛督軍前進時岑欽三處屯兵備戰一處鷓鴣泉口一處弓腰一處舊田州予料彼在鷓鴣泉者必是精兵欲令當先以挫我軍又以此地十分險隘探知賊兵仍在口南寬平處予亟命叅將康永按察使陶魯等先奪其險彼猶跳梁遂鼓進漢達官軍一戰而賊兵大敗斬首二千餘顆鷓鴣泉既勝破竹之勢成矣其在弓腰舊田州者皆望風奔潰

進至田州府岑欽已逃往泗城州土官知州岑應處窩避既而柳景果誣言醜詆

朝廷恐予疑沮有誤前功又降

勅書慰獎且謂予明於知人審於料敵又以春瘴將發令予回軍予以既得克復田州而岑欽又逃往別境乃就班師以待再舉凡六上章大略以岑欽岑應雄據邊方勢如敵國所當勦除以振威令

朝廷意在綏柔俱不允俞田州府夷民以予有克復之功立祠以報之是年海南黎賊作亂予命叅將姚英副使陳英領兵勦殺生擒斬首三千餘名顆奏捷訖又以廣東龍水後山等處流賊

土賊生發往年征進妄殺貪功予令軍前聽調
致仕教諭高主通往來撫化實令躡者道路以
備行兵

弘治四年予年六十六予將用兵預差知府林泮
與高主通取勘後山鄉村分別淑慝畫圖貼說
仍發旗牌每處拿十餘人守旗指示軍兵不許
侵犯是年正月二十四日啓行督令按察使陶
魯等先征瀧水生擒斬首一千七百餘名顆三
月移軍征後山予以後山皆吾人但御之無道
遂至弄兵乃為出榜購募不分軍民盜賊但能
捕獲有名首賊一人者軍民賞銀一百兩賊盜
與免本罪一體給賞不匝月首賊原有二十四

名俱擒送二官問決訖其有拒敵官軍者就陣
擒斬二千四百餘名顆怨家各將賊屍鬻分烹
而食之皆謂自來用兵不似今番殺的分明五
月初二日賊平奏捷訖予回至廣東會三司議
以為盜賊固已勦滅當為經久之策以馭制之
大抵廣東賊多以其山林深阻流移群聚乃委
布政劉大夏僉事袁慶祥知府黃瑄同知張吉
相度民居各築城堡甃以磚石民居既定乃取
勘堡內戶丁勇健者籍為鄉兵使自相護守俊
秀者遣入社學使習讀詩書又嚴設禁防不許
窩藏流民交通徭徭及散居草澤前項工程十
纔完其四五予又欲征廣西古田五月初七日

離廣東初十日行至封川縣遇

朝廷差錦衣百戶范瑄行提與柳景對理廣東布政司送與范瑄銀七百兩范云都堂老大人清白如此瑄若受之寧無愧於心乎卒不受南北兩京科道奏乞免提不準廣東官民挽留無計作蒼梧惜別詩卷以餞之又為立碑頌功時柳景依託勲戚營救者甚多既而其家連遭回祿之災人皆知為天厭其惡救者頗為沮悞七月十八日行至滄州以予例該引奏具本大畧云臣初到兩廣見得柳景已將地方壞到極處彼時亦知柳景根深勢大言之必不利於身家然臣不容於不言者以

朝廷之地方重於臣之身家也其末又云臣與柳景論其名分彼固閥閱之世臣臣亦風憲之大臣也論其情犯彼乃為害於地方臣則為地方除害者也

朝廷於柳景則移文行取於臣則差人行提法之所施已有不同古人云人主如堂群臣如陛蓋以喻君臣之同體也今臣來自嶺南械繫萬里及今到京於例又該引奏

御前拿送法司問理此固法所當然亦由臣之自取但此諸柳景之事似若情輕而法重揆以古人之喻將恐毀陛以及堂似非示天下之公而重

朝廷之體也如蒙伏望

聖恩免其引奏徑送法司問理應得罪名或克軍為民甘當順受臣固不敢欺心強辯忍耻受刑以圖僥倖於萬一也奏奉

欽依其日徑送刑部八月十六日多官覆奏奉

聖旨是柳景貪殘不法侵索贓物數多又挾私打死二命論罪本當寘於重法但念他祖有功饒他死着戴方頭巾閑任奏紘奏事亦有不實不必運炭着致仕去欽此十七日謝

恩十八日陛辭遂行知己者意皆為予不平予云漢武帝之時田蚡灌夫曲直已明然灌夫坐以族誅而田蚡爵寵如故今柳景削爵而予致仕此

朝廷公道大明而予幸出望外也聞者是之廣東

後山人以予平定地方立祠于太平寺通前三

處立祠予以事干禁典已行罷毀九月十四日

到家四十三年身羈樊籠一旦得脫何其樂哉

十月間祭祖并外祖朱原信妻父劉彥昭時閭

姑夫已故予感舊恩欲報無及不過墳前一祭

而已嗚呼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姑夫豈敢忘乎

弘治五年予年六十七予經理家政親屬有婚姻

死葬不能舉者相助以畢其事又做蜀人王承

事故事豐年糴谷荒年平糶以濟困窮行間正

月十四日吏部差辦事官賫咨備兩京科道保

薦陞南京戶部尚書予以年老無為具本令甲

秦岫赴京告辭不淮三月間衍聖公保秦岫為
宣廟管勾予於三月初七日祭祖告辭初十日
南行十五日過沛縣祭繼妻父王克明二十七
日南京到任管事凡所施為務從寬簡上下稱
其得大臣體同僚或有論及司屬賢否予以賢
者未可輕許否者未可輕絕所謂賢者或珉其
中而玉其表若遽許之則我將受其欺矣所謂
否者亦未必無一長可取若遽絕之則人將沮
其志矣夷考其行久當自知予曰幼時失學及
其老也一竅不通乃思孟子治病求艾之說於
是折節讀書手不釋卷相厚者或云晚矣無徒
勞苦為也予曰學無止法孔子年及七十猶曰

加我數年卒以學易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加
進脩使孔子武公壽至千百年必不肯一日而
廢學也况其下者乎或問處同僚之道予曰凡
處同僚有三等為長官者待僚佐如弟兄使僚
佐賢者知所愛慕貪者自耻所為此其上也又
有閔防有法使政不出於多門僚佐欲貪不得
此其次也或有倚廡欺貪動至叱罵相待如仇
風斯下矣或又問僚佐有奸險兇暴者何以處
之予曰彼奸險而我惟平易彼兇暴而我惟靜
默如斯而已

弘治六年予年六十八通前共轉三年赴京考滿
吏部以先任右都御史致仕後任尚書有例不

該轉考奏奉

欽依仍令回任順路到家祭祖日被黃河為患乃擇里而處以谷亭距祖塋不遠遂移家焉

弘治七年予年六十九四月內進

表赴京六月十四日進城十六日朝

見賜酒飯七月初三日朝賀初七日

賜宴賞十七日

陛辭又賜酒飯及路費鈔遂行八月初十日順路到

家祭祖十八日起程九月初一日到南京管事

予以先曾祖任廣東雷州府知府舊有祠堂在

城內豈第坊兵隸廢毀予在兩廣時府衛申請

重脩予恐其獻諂不曾准行是年有相識後府

周經歷廣榮陞中雷郡予摹曾祖遺像付周託

以其事周到任未久病故屬續時諭令海康縣

知縣林彥脩建祠塑像又於祠外買地六十畝

以為祭田林知縣以事竣報來予又以太明一

統志所載曾祖政蹟抄寄廣東按察使李士實

撰文勒石樹諸祠前以垂永久

弘治八年予年七十是年八月間考滿九月間到

京進本致仕欽奉

聖旨卿年雖老精力尚健宜勉盡職務以副委任不

允辭退欽此又進本乞照例將第二子秦甸送

監讀書以圖補報奉

聖旨秦甸准送監讀書欽此十月十八日謝

息就送甸入監

陞辭遂行十一月初七日順路到家祭祖十一日起

程十二月初一日南京到任

弘治九年予年七十一是年

欽賜誥命祖考懋考悅皆贈尚書祖妣韓氏劉氏妣朱氏妻劉氏王氏皆贈夫人楊氏封夫人三月二十日聞知吏部推予叅贊南京機務予以年老才疎且又事有難處寫具致仕奏本行間聞知已點吏部張尚書矣予謂致仕本若行則人必以我不得叅贊賭氣告辭不以我為淺乎姑少待之五月初十日夜二更西鄰失火時西北風急火勢逼近予舍已將箱籠弄出街前同鄰

陳鳴讚亦來看顧陳曰事危矣宜以竿揭飾面蘿豎在屋上則風轉向西南此術最驗予曰此術果驗獨不害及西南人家乎移時風轉西南予舍幸無恙陳曰一念之仁遂有此應予曰偶然爾

弘治十年予年七十二巡按御史汪器之以廣東缺總督都御史薦予云號令嚴明恩威敷著至今軍民思慕如渴仍要充總督奏奉

聖旨罷欽此五月間又以年老告辭連進二本吏部奏奉

聖旨秦紘既精力強健不准辭退欽此凡自陳者三弘治十一年予年七十二是年五月次子甸故予

又乞

恩將孫學書奏奉

欽依送監十月予又告辭奉

聖旨秦紘歷官年久累効勤勞既以老疾懇辭特允所請着馳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欽此然自予到南京親見別部尚書致仕者五人止得馳驛回家惟予叨此

厚恩人皆榮之南都僚友作詩軸餞送江許是年回到原籍祭祖以谷亭為家杜門謝客作詩以自娛云許國何嘗敢愛身鐵衣重整幾番新羞貪棧豆甘求退怕累兒孫願受貧賜玦三為嚴請客沉湘兩度丹生人幸今留得形骸在薄暮

臨羨境春

弘治十二年予七十四九月初六日長孫學易生一子乳名異孫喜而作詩云乞得身閑樂有餘長孫闕里又懸孤未堪温嶠夸英物願與榮公作小徒涸澤只期傳乃後童牛須用牯諸初眼前若解肖頰戲宰相焉能溷老夫時歲歉民貧單縣強盜慙四糾率夥伴一百二十餘人夜欲入劫到宅後不覺肉顫心驚自行分散後回事發乃自說出前情

弘治十三年予年七十五二月又有名小千子者糾聚七十餘徒要來行劫夜至後門外忽見數十人長丈餘往來房上亦自驚散後在魚臺亭

發亦自說出自念歷官將五十年株守清白今
賊自言如此乃是神鬼默相使其然也六月內
避暑南園作詩云祝融趣我過南園此處幽深
遠市園鶯奏笙歌如勸酒花搖錦綺似承顏涼
颯解暑秋堪借靜色留人晚未還贏得怡神成
老健相逢盡道地行仙

弘治十四年予七十六閏七月初六日長孫學易
又生一子名愛孫是年給事中張宣御史馬炳
然郝鑑石玠皆以邊務方殷各上章薦予總制
軍務奉

聖旨罷欽此七月內刑部郎中潘輔亦薦予與吳珉
等四人吏部通類覆奏奉

聖旨秦紱待有相應員缺起用吳珉等罷欽此親厚
者皆謂予曰若取赴京便去或取巡邊便辭予
曰謀一生不揀便益今胡寇猾夏上厓

聖憂正臣子効命之日若在京不過安享富貴而已
是年十一月初六日節該欽奉

勅書改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
固原等處地方軍務云朕以爾耆宿舊臣威望
素著今特起用爾須盡展壯猷一新號令奮揚
威武鎮壓邊疆凡鎮巡等官悉聽節制軍馬錢
糧賞罰等項俱許便宜處置官軍有不用命者
即以軍法處治欽此謝

恩本云臣由進士初任監察御史歷官南京戶部尚

書告回致仕踰伏田里間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節該欽奉

勅書改為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欽此伏念臣才識雖無所長然於去就亦審所處當

命下之初本欲辭避但念食祿四十八年曾無少補及告致仕又承

恩典帶祿回家况今胡虜犯邊上厓

聖慮正臣子効命之秋此時若欲安於退休其自為計得矣是乃知有其身而不知有其

君可謂忠乎食焉而避其難可謂義乎犯此二大不韙此臣始雖欲辭而終則不敢辭也荷茲

六恩本當親謝但聞聲息緊急誠恐往復遷延除起

程前去及差魯橋通運所大使劉俊詣

闕代謝外具本是月二十日西行作詩以別親友云

一第登庸五十年幾番黜逐幾超遷達官固守寒儒節文吏常兼大將權倦鳥歸來方斂翼回鸞召起復巡邊從今再展孫吳策百二山河保萬全七月二十四日到固原

弘治十五年壬午年七十七正月間回陝西甘涼等處官軍連年備禦財力困窮告乞休息鎮守陝西武安侯鄭英稟議以為賊猶在套若准放口誠恐遇警缺人予曰賊雖在套此時草枯馬瘦必不來也遂即放回既而賊果不來存省錢糧

不知紀極予以備邊須在戰守兼舉乃推廣古制另造兵車制度精巧計出萬全又將以北通賊總路創脩豫望城石硤口雙峯臺三城分兵防禦野處軍民又脩寨堡安插使皆險固可依進而益南又將金佛硤火龍溝帛山溝海子口麻張堡大浪口迭迭口俱用石甃為墻鐵裹為門亦各分兵扼護使賊無路而入是年四月初四日又節該欽奉

勅諭併命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等處軍務欽此具本乞辭三邊仍管固靖奏奉

聖旨卿宿望老成練達務特命總制三邊宜盡心經略以副委任所辭不允兵部知道欽此督併

三邊并腹裏自本年三月起至八月止共修城堡崖窰關隘一萬四千一百九十處剷過山崖三千七百餘里又以固原雖名重鎮人煙荒涼城池湫隘予謂安內乃能攘外理財可以聚人固遠北花馬池產鹽其利最厚但法禁踈略私鹽盛行予乃展築固原外城立四所鹽店各路巡禁私鹽不匝月間商旅雲集居人始有營生荒涼者變為繁盛又奏討鹽十萬引每引得銀五錢歲得銀五萬兩以助邊買馬又於豫墅城支量出地十萬餘頃召人承種歲收子粒五十萬石以供邊儲

弘治十六年予年七十八本年二月邊方少寧因

奏乞致仕畧云向者胡虜侵掠邊方上履

聖慮臣不自知其年老無為應命而起到邊仰仗

天威胡虜遠遁又天假強健二年間得以乘隙經營

前項邊防臣去任後使巡撫官若肯留心邊事

依臣所擬委官相沿巡視不廢防守陝西八府

永保無虞今臣老病侵尋目暗神昏不堪任事

自度死期不遠已造成櫟槽擬待放歸之日載

以隨行倘若卒於道路得有所殮藏臣命危如

此歸心不得不迫切也伏望

聖恩憐臣垂死之年乞得生還鄉里啓手足於正寢

塵骸骨於先塋臣於九原戴天恩又何極耶奉

聖旨卿宿望舊臣練達邊事精力未衰委任方切

盡心職務不允所辭欽此至十一月延總兵官

張安呈稱大同開報達賊要搶陝西等處予於

要處命分兵設險以待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傳

報達賊大衆俱在黃河北岸先令一千餘騎進

套不久尋復出套竟不入穀知有備故也民間

紛議有欲為予立生祠者予聞之進而諭曰人

臣事君雖功蓋天下亦職分之當為况予何功

甚勿為此以累予再三力阻乃止因作詩以寄

單父諸老詩云分袂琴臺已數秋夢魂時復向

東遊別來有信勞君憶欲會無由重我憂追感

昔年同會老可憐今日半歸休流光更衍十餘

載我輩爭知在也不

弘治十七年予年七十九督令各邊守臣將固原延綏寧夏甘肅等處邊塹砦堡俱各脩完繪圖奏

上遂題舉保官員整飭邊備事臣訪得靖虜衛指揮陳善謀勇可取公廉有為又能體恤下情練達邊務臣老矣今欲乞

恩休致須用陳善方可責成若使仍以指揮行事恐難率人如蒙乞

勅兵部計議今日當為之急務全老臣垂死之餘忠合無將陳善量陞陝西都司就與請

勅一道令本官兼管整飭固原蘭靖環慶一帶邊防然固原寧夏賀蘭山設備已完惟中衛與廣

武營地名石空寺沙土踈鬆脩過邊牆不得經久三處亦合本官帶管倘蒙

俞允委用本官則關隘得以相沿而不廢地方可永保以無虞矣本年四月又告致仕奉

聖旨卿以耆德宿望方膺總制重托宜勉加調攝盡心邊務以副眷懷所辭不允欽此五月以修邊事成奉

勅獎勵加陞太子少保本年六月准吏部咨為缺官事備奉

聖旨取予回部管事予以邊備恐未盡飭又時令秋冬具本奏乞暫留在邊以備虜寇九月初五日又准吏部咨前事欽奉

聖旨國計重任以卿耆德宿望衆所推服特茲
簡命况彼處邊情稍寧免設總制宜上緊赴京供
職所辭不允欽此彼時予病未痊扶病應

命上京固原等處官民男女號泣動地皆云秦公
來予始得帖席今又捨我而去柰何柰何亦有
遮道送者予以理論之本年十月二十五日行
至地名衛輝府前疾轉篤具本奏乞回籍調治
奉

聖旨卿以剛直之氣博達之才向以胡虜犯邊起卿
於家而壯猷克展遠徼用寧又以國計之重特
召還朝豈惟資偉識以濟時艱亦欲假耆德以
鎮雅俗而卿屢陳求退不得已俯從所請特賜

馳驛還鄉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夫八名應
用卿既回籍勉進藥餌願養天和以需

國家不時起委欽此一面具本稱謝一面回家調
治本年十一月到原籍單縣病始大愈即至黃
堆先塋祭掃既而會宗族燕親舊話飲闊懷不
久仍還谷亭鎮

諭修官府住居于時本府并魚單官俱來請予回
單縣或本府魚臺另脩宅第予曰自我雷州府
祖清白傳家逮予四世平生取與天地神人所
共鑒者也雖婦人小子孰不知一囊之如洗也
一時惜予叨列大臣者遂寢其請馬

治十八年予年八十幸得耳目聰明身體強健

動則觀玩靜則吟咏間嘗訓子孫曰予家自來
耕讀爾等會讀書者他日做官要清廉代予以
補君恩不會讀書者亦務本等營生甚勿玷予
清白家風因作秦氏家訓二十六條以為子孫
後世法諸年誼暨予同宦游寮友時寄以詩翰
予無不賡和應答者予同榜濬縣王威寧伯以
四時吟示予予讀訖即援筆而和之曰流行節
序本無私萬物生輝和藻詩細嚼梅花冰片片
無邊光景有誰知節遇春春天好池邊鎖綠楊
海上芊瑤草流鶯聲轉簧乳燕喧何惱滿園桃
李咲風晴四海蒼生同日老節遇夏夏天長倒
影樓臺靜重陰懸閣涼梅子林間熟薔薇滿院

香沼上觀蓮忻錦鯉琴中指操怒蝶娘節遇秋
秋思苦子美頓成詩孔明勤講武俊秀起函麈
英雄揮劍舞雖然今古不能齊其實乾坤誰可
補節遇冬冬甚寒霜花凝潦水雪粉傳岩山萬
里封侯爵三邊守禦關天際無心雲出岫日夕
倦力鳥知還嗟哉元亨利貞乃天道之常乎游
閨苑翫冰壺有美玉待賈沽化龍猶有張華劍
煉藥須尋殿冶爐倚倚菴竹稱君子鬱鬱蒼松
讚大夫運籌須做黃公畧治法猶宗大禹謨不
謁侯門與相府不誇紫綬與金符只將仁義行
天下袖裏經綸達道途青史書中褒姓字凌煙
閣上著勲圖蕩蕩堯天何必笑報本常懷六尺

孤是年六月予獲足疾姻戚并予族人及子孫
勸予迎鑿予曰念予蒞官五十五年歷任一十
九處自揣無壞毫髮天理功在

朝廷澤及生民且壽至八旬人所難得者予兼有
之迎鑿欲何為也遂令設宴於堂姻戚咸在子
姓滿前相歡盡日予曰爾等勿妄處待予正而
斃焉可也

嘉靖十七年秋九月吉日

陝西平涼府推官孫男秦學書頓首謹刊

隆慶三年冬十一月奉祀生員曾孫秦秉淳續刊
天啓元年奉祀秦極年男奉祀秦傳元彙較
秦襄毅公年譜終



秦亦素教公事功氣節為成弘間一代名臣
國史詳了矣若其詩則世未有亦者讀其詩
取載如篇甚有風調雖崇而川名家未之過也
而公樂天不命之學二可也又其如北宮驛寄南
意諸僚友云我礎煙村傍水涯解事長得老
兼閑穿洞日尋鐘乳洞向江石水暮花暮白
時堪代飯釣船列交即為家深源賢矣非
此書為空於自嗟此例數篇皆可詠咏也
是時在京邸值陳氏孺人有日誦經而宮女又天苦我痛我

三

